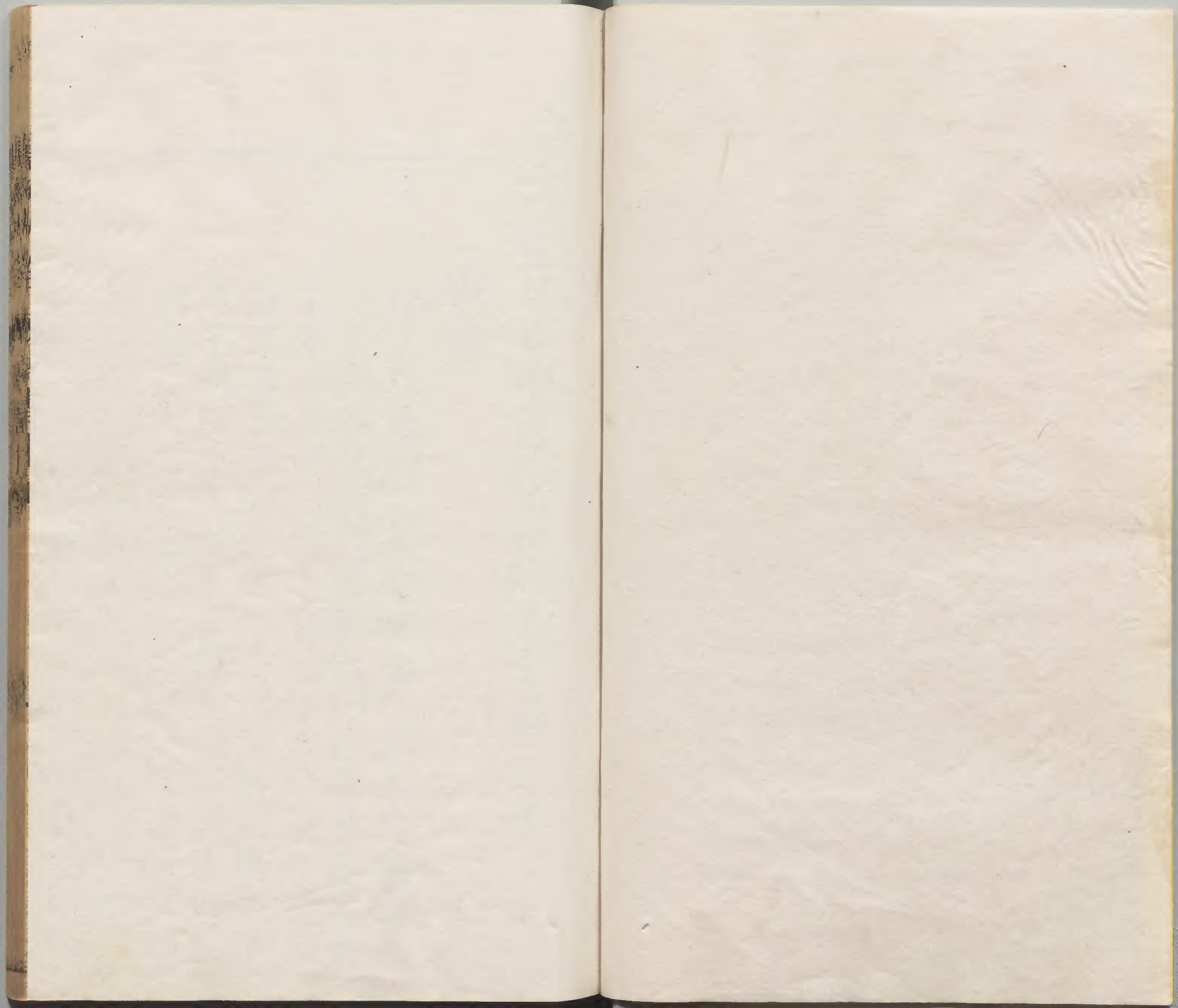


書經大全

十

| | | |
|------|------------|------|
| 内閣文庫 | | |
| 番號 | 漢 | 1830 |
| 冊數 | 108 (33) | |
| 函號 | 別 3 | 1 |





學士校正古本官板書經大全卷之十文庫

畢命

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此其冊命也
今文無古文有○唐孔氏曰漢律歷志云康
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王
命作冊書豐刑此偽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
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
刑之言何所道也呂氏曰周公始遷商民戒
長治者不忌于凶德包涵
大度故惡並育以安反側也至君陳則商民
寢服周生善簡修進良猶未大區別也至康
王則世變風移矣苟猶兼蓄並容則餘孽不
除終為良民之害故命畢公分別居里不惟

書經大全

惡不能以染善亦將無以自容勢不得不入
於善矣此此周之治所以成也蓋惟此時然後
可以舉此政為治之序固如此○問商之代
夏去唐虞未遠而湯之得民不聞有誥諭之
勤至周之代商自后稷公劉至于文武成王之
世商民未愜周化尚勤諸書之訓而世變
風移僅見於三三紀之後其遺風猶未殄何邪
潛室陳氏曰三三代之子孫惟商多賢君故其德
意在人久而未忘雖王澤既斬之後猶有一
線之微在也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
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

保釐東郊

康王之十二年也畢公嘗相去文王故康王就豐

文王廟命之成周下都也保安釐理也保釐即下

文旌別必列及淑慝之謂蓋一代之治體一篇之

宗要也陳氏大猷曰厘雖有辨別分理之意曰保

澤也以保為至蓋行乎其間非輒然割裂無復潤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

天下用克受殷命

畢公代周公為太師也文王武王布大德于天下

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也

音佐音佑

必音秘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必殷頑民遷

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
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周公左右文武成王安定
國家謹恭頑民遷于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
歷三紀世已變而風始移今四方無可虞度
之事而予一人以寧言化之之難也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愆民罔攸勸

有升有降猶言有隆有污也周公當世道方降之
時至君陳畢公之世則將升於大猷矣為政者因

俗變革故周公愆殷而謹厥始君陳有容而和厥

中皆由俗為政者當今之政旌別淑慝之時也苟

不善其善則民無所觀慕矣新安陳氏曰臧厥愆

事所謂勸則使慝惡者皆克畏慕也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彌亮四世正色率下

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

仰成

懋盛大之義予懋乃德之懋小物猶言細行胡孟

同也言畢公既有盛德又能勤於細行輔導四世

風采凝峻表儀朝著音朝注謂朝內若大若小罔

不祇服師訓休嘉之績蓋多於先王之時矣今我
小子復何為哉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康王將
付畢公以保釐之寄故叙其德業之盛而歸美之
也唐孔氏曰小物猶小事也善言小事大事必勤
詢于入虞訪于華尹重之善言文王之事云
王不稱其德而稱其懋德不自居則止矣於總大物而忽焉
其非勤造小物者蓋以成德自勉於德者貫於小物而忽焉
亦非勤造小物者蓋以成德自勉於德者貫於小物而忽焉
故行勤於物者必於大者而無間新陳氏曰不怠
細誠也林氏曰正色率下所謂正其衣冠厚其
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者不以此易彼者蓋世臣
遷闊老成若遲鈍先王之終不以此易彼者蓋世臣
舊德不若新進者至於望容廟堂天下想聞其風
最雖不若新進者至於望容廟堂天下想聞其風
采足以廉頑立懦敦薄勵偷如大山喬嶽初無運
動之勞而功之及人厚矣畢公四世元老雖有不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
往哉

可及之盛德常有不自足之誠心小物不以不
勤而不勤嘉績不以已多於前時而或怠王色敏
容而使不勤嘉績不以已多於前時而或怠王色敏
心胥服保釐之任捨公其誰吐氣而使天下之群
今我敬命公以周公化訓頑民之事公其往哉言
非周公所為不敢屈公以行也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
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

書經大卷一 周書百十卷一

音其

音直

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淑善慝惡癉病也旌善別惡成周今日由俗革之
政也表異善人之居里如後世旌表門閭之類顯
其為善者而病其為不善者以樹立為善者風聲
使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所謂旌淑也其不率訓
典者則殊異其井里疆界使不得與善者雜處守音
禮記曰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即其法也使能
畏為惡之禍而慕為善之福所謂別慝也圻與畿
同郊圻之制昔固規畫矣曰申云者申明之也封
域之險昔固有守矣曰謹云者戒嚴之也疆域障

塞

入聲

歲久則易

音異

湮

音

世平則易

玩

時緝而

屢

省

悉井反

之乃所以尊嚴王畿王畿安則四海安矣

王氏曰彰善者而著之則惡者耻其不若然則惡
者病矣使人有所感動曰風使人有所聽聞曰聲
○夏氏曰庶望風而化聞聲而應於彼也○呂氏曰榮
物偃於彼聲振於此而響應於彼也○呂氏曰榮
尋不於彼聲振於此而響應於彼也○呂氏曰榮
謂樹之風聲也時而流芳遠臭將傳百世而風聲所
則弗可以鼓動千百年之遠雖事往迹陳而與起如
外哉欲其畏慕而卒歸於善而絕之而置之人類之
也○五陽一陰然後可以召亂矣因區別厚敦朴鎮之
施之為惡者衆或以召亂矣因區別厚敦朴鎮之
圻封守而整齊之公其念哉當以渾厚敦敦朴鎮之
也○新安陳氏曰旌別淑慝一句網也表厥至風
聲三句旌淑也旌別淑慝一句網也表厥至風
政以保為釐旌別淑慝一句網也表厥至風
其畏慕而同歸于善者以保為釐也仁之至也又
樹立為善者之風聲見其善善之長俾為惡者畏
寡見其惡惡之短有以人治人政而止之意爰之

深待之厚如此卒化浮薄為忠厚宜哉風必有聲
聞夷惠之風聞即聞風之聲也正夏分為二字未
當呂以使惡者遺臭兼言不若專以樹善者風聲
使流芳而人聞風因起表宅里樹風聲使人知善
之可慕旌淑也弗率訓殊升疆使人知惡之可畏
別惡也不可為瘴惡
所礙彰善即知惡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
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對暫之謂恒對常之謂異趣去聲完具而已之謂體
衆體所會之謂要政事純一辭令簡實深戒作聰
明趨浮末好異之事凡論治體者皆然而在商俗
則尤為對病之藥也蘇氏曰張釋之諫漢文帝秦

任刀筆之吏爭以亟音疾棘疾苛音急察相高其弊徒

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

天下土崩今以番音色夫口辨而超遷之臣恐天下

隨風靡爭口辨無其實凡釋之所論去聲則康王以

告畢公者也夏氏曰體則具於理而無不足要則

約也政辭如此皆不好異者能之政而好異則悅

湏也政辭如此皆不好異者能之政而好異則悅

言徒多而理不足安能體要唐孔氏曰言浮於理

稱討使師襄作靡靡之樂靡靡者相隨順之意

新安陳氏曰利口即辭體要之反惡利口遠佞人

所開大矣陳氏曰雅言曰政有恒則純清而不擾

故以為貴辭體要則典重而不浮故以為尚若政

而好異則安能有恒言而好異則安能體要畢公

四世元老雖無此失而所以告戒之道當如此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湯陵德實

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古人論世祿之家逸樂音洛豢養其能由禮者鮮矣
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悖亂
天道敝壞風化奢侈美麗萬世同一流也康王將
言殷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取古人論世族者發
之家氏復禮曰觀此則洛邑

茲殷庶士庶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

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呂氏曰殷士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

私欲公義相為消長上聲故怙侈必至滅義義滅則

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侈之於人而身之

不美則莫之耻也流而不反驕淫矜侈百和並見

現將以惡終矣洛邑之遷式化厥訓雖已收其放

心而其所以防閑其和者猶甚難也陳氏經曰人

於已放之時尤莫難閑於既收之後苟其根尚在

雖一時知所收斂將觸事而發此閑之所以為難

也○夏氏曰周公君陳相繼化商雖收其放心然

資富能訓惟以求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
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資財也資富而能訓則
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
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
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為訓是乃天下
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為之說
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為訓于何以為訓
乎陳氏經曰禮義生於富足既富以養其身又訓
所謂能訓豈外人心天性所以順正命此所謂訓哉德者
人心之謂大訓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即人心
然此之謂大訓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即人心
之所同然而證諸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即人心
也畢公之化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古訓
易信閑之之道就過於此君陳尚有不美然惟務區
細不宥之說此篇雖歷數商俗之不美然惟務區
別以生其愧教訓以導其善無片言及於刑蓋純以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

德化而刑措不用信矣新安陳氏曰訓以德所
以化其商人也所以與起其勤慕之微機崇德義
稽古訓之身以化商人也所以與起其勤慕之微機崇德義
本化商之道至是盡矣○陳氏大猷曰不由古
德義之訓以道至是盡矣○陳氏大猷曰不由古
氏以清靜為德楊氏固不可為我為義何以為訓乎○
陳氏雅言曰殷民固不可為我為義何以為訓乎○
以不使奢之知所訓也富而不知所訓則不與驕奢
期而驕奢之知所訓也富而不知所訓則不與驕奢
可得乎故既富之餘則必當使之知訓而欲求其
者則惟在於德義而已蓋殷士之失在於其以蕩陵
德姑修滅義失其同然故訓以德之所失在於其以蕩陵
訓而義所以化其德義雖出於人其心同然者還以導
之而已然而稽諸古義以為訓則吾恐其德而非
之大也而非稽諸古義以為訓則吾恐其德而非
古人之所謂德義其義而非古人之所謂德禮而
所謂無徵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
將何以無徵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

不柔厥德允脩

是時四方無虞矣。曩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拳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釐之，不剛不柔，其德信乎。其脩矣。王氏炎曰：念其不從而以剛制之，則必怨剛柔而處之以中，則德允修而商人化矣。○呂氏曰：始皇以安危係於中，則德允修而商人化矣。○呂氏曰：危係於藩鎮而緩之，以柔皆以急之，以致亂。○葉氏曰：不剛不柔，即寬而有制，從容以和之意。周公君陳畢，公非有意於同，同合於道耳。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

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求膺多福。

殊厥并疆非治之成也，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此曰成者，預期之也。三后所治者，洛邑而施去聲及四夷王畿四方之本也。○吳氏曰：道者致治之道也。始之中之終之，雖時有先後，皆能即其行事觀其用心而有以濟之，若出於一時，若成於一人，謂之協心如此。○張氏曰：三后猶四時之序不同而於成歲功也。○陳氏經曰：慎始，庶殷頑民也。和中

從容以和也今日惟防閑之使前日之功不壞耳
事莫難於成終少始中終之異其心與道則無
終矣聖賢之殊謂之治謂之問漸積累豈一日之
始中終之殊謂之治謂之問漸積累豈一日之
功處能如人主近而畢公之身遠而畢公之子孫
四夷尊而人主近而畢公之身遠而畢公之子孫
皆有賴於此可見周家以化商民為重必如是而
後可以造端正始不責陳氏雅言曰克慎周公既
沒君陳之造端正始不責陳氏雅言曰克慎周公既
歷三紀世變風移旌別淑慝中畫知所此政畢公
其時也周公君陳旌別淑慝中畫知所此政畢公
公以任之於其後則是以慎之和不獲前人之功
為虛棄矣故曰克慎則後是以慎之和不獲前人之功
成之則無不協論其道則無不化有殊而皆相
然暑溫涼之候有異生道則無不化有殊而皆相
資以成歲功一也三后之意皆主於化有殊而皆相
曰協心所施雖異然因時制宜各得當於理故曰
同底于道聖賢心協道同故能仁漸彘摩而道化
浹洽網舉一目張而政事修治漸漬積累澤之深入
於民者豈一朝一夕所能改哉康王此言期望於

畢公者至矣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

去声

聞子孫訓其成式惟又

建立訓順式法也成周指下都而言言呂氏曰畢公
四世元老豈區區立後世名者而勲德之隆亦豈
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事業乃尊
敬之至也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
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殷人之頑不見周家之仁綱陰五寒終消融於春
風和氣中嗚呼仁哉○呂氏曰成康並稱成王見
於詩書者多康王自誥諸侯外
惟畢命耳讀此亦可見其賢矣

君牙

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此其誥命也
也今文無古文有問君牙同命等篇見得穆
車轍馬迹馳天下之意何如朱子曰此篇乃
內史之屬所作猶今之翰林作制誥然而君
陳周官蔡仲之命微子之命等篇亦是當時
此等文字自有格子首呼其名而告之未又
為鳴呼之辭以戒之篇皆然觀之可見○
呂氏曰穆王書三篇君牙同命初年書也呂
刑末年書也中雖放逸不克保其始之祇畏
然暮年哀敬初心復還舜命契為司徒止一
語而君牙贊書至一篇世降而又升也然周
家之典刑文獻在焉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
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子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
銘書於王之太常司常云日月為常畫日月於旌
旗也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

音佐佑

音道

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
涉于春冰

緒統緒也若蹈虎尾畏其噬若涉春冰畏其陷言
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張氏曰穆王父昭王涉冰之喻然隱諱其事又迂緩其辭不復故有蹈虎人心無志可知矣其後車轍馬迹周於天下周道衰馬○新安陳氏曰先王之臣或作先正孔子註亦惟祖父之臣正作先正東齊云先正說見說命作先正當從孔註又按君牙稱君必有國成康時芮伯為司徒伯爵諸侯也君牙當是其後

考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膺纘乃舊服無忝祖

膺脊也舊服忠貞服勞之事泰辱也欲君牙以其祖考事先王者而事我也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
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彛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孔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周公曰率自中此告君牙以司徒之職也張氏曰和民則在我而已惟中與中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
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
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丕大謨謀烈功也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曰謨曰烈
各指其實而言之咸以正者無一事不出於正咸
罔缺者無一事不致其周密若順對答配匹也前
人君牙祖父唐孔氏曰文始謀造周故美其業○張氏曰先王
指成康○新安陳氏曰光命即顯謨武烈不過承
文謨雖烈亦謨也所以於文武總言光命也文武
場文武之意也如此則君牙又能奉若成康所以對
命契為司徒不過曰敬敷五教在寬今穆王命君

牙其詳雖至於一篇其要不出舜之一語前曰弘
敷五典式和民則敷五教在寬也此曰敬敷五教
教敷者不能易也帝舜此言豈惟穆王不能易萬世掌
顯則其造有周之謀者於是至矣武王之謨大而能
能承則其成有周之功者於是至矣武王之謨大而能
武承於後曰謨曰烈亦無一事不助我之文顯於前
無一事不助我之文顯於前
之為子孫慮至矣今爾君牙為司徒之官所居之
職前日乃祖乃父之職所訓之民昔君文成康
之民也為訓之道不可不敬而尤不可不武成康
敬以待之戰能盡而告之則為教之道得矣如豈特
也豈但先王之能盡而告之則為教之道得矣如豈特
之奉承而此也王之道能敬明乃訓則於先王之
而奉承而此也王之道能敬明乃訓則於先王之
無負於先王無負於先王無負於先王無負於先王
愧於乃祖乃父矣此在君牙所當深勉也

王君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

書經卷之五 周書卷之五 十五

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

又
先正君牙祖父也君牙由祖父舊職而是法之民
之治亂在此而已法則治否則亂也循汝祖父之
所行而顯其君之有又復申戒其守家法以終之
按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為言曰續舊服曰由舊典
曰無忝曰追配曰由先正舊典曰率祖考攸行然
則君牙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
載籍之無傳也陳氏曰康王待芮伯為司徒君牙
豈其後耶董氏曰司徒職在掌教敷五典覆兆

後治而爭奪息苟非以教化為急先務則為之民
者冥行罔覺卒犯刑辟是所謂罔民以陷罪也為
民父母豈忍為之哉穆王肆其侈心所以至將有車
轍馬迹而猶知以大司徒為重此所以雖荒而不
至於亡歟

罔命

穆王命伯罔為太僕正此其誥命也今文無
古文有○呂氏曰陪僕替音世御之臣後世視
為賤品而不之擇者曾音曾不知人主朝夕與
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
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自周公
作立政而嘆綴衣虎賁知恤者鮮上聲則君德
之所繫前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

王君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

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太僕正特作命書至與
大司徒畧等其知本哉陳氏大猷曰周禮止
此言太僕正正其長也又有祭僕御僕隸僕
戎僕齊僕道僕田僕等正皆長之上薰陶涵
養乎君德下簡擇表率乎群僚所繫甚重故
冏命焉○蘇氏曰昭王南征不復至齊桓乃
以問楚是終穆王之心乃欲車轍馬迹周於天下今
終無憤耻之心乃欲車轍馬迹周於天下今
觀先王宅丕而巳非祭公謀父以祈招之
嗣先王宅丕而巳非祭公謀父以祈招之
詩收王放心王其不沒乎○張氏曰伯冏之
為太僕正穆王馳騁天下而不能正救者也
然三復二篇其言慙慙惻惻何也曰唐德宗
何人哉陸贄作奉天詔書山東父老為之感
泣則二篇之命豈非當時仁人君子閔王之
無志故修辭立誠以勸勵其臣下歟夫子何
為緣之曰聖人不以人癡言亦取秦穆悔之意

后休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音山陽

伯冏臣名穆王言我不能于德繼前人居大君之
位恐懼危厲中夜以興思所以免其咎過復齋蒲
王命君牙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命伯冏曰休惕
惟勵中夜以興此即位之初知以父仇為耻故言
如此然終穆王之世復仇之事無聞焉二篇之書
豈果出穆王之口也哉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
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
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

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聲從

待給侍左右者御車御之官僕從太僕群僕凡從
王者承承順之謂弼正救之謂雖文武之君聰明
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固無待於侍御僕從之
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皆得正人則承順正救亦
豈小補哉陳氏大猷曰聰明自其質之生知者言
入起居發號施令就太僕職掌而言極至者言出
王報逆下之敷奏君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復下之
答報逆下之敷奏君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復下之
善今必先言近臣承周旋之功而後及此蓋左右交
修近臣之常職而內承弼之功而後及此蓋左右交
也又曰世主出入承弼之功而後及此蓋左右交
之口舌所謂成其輔起居漫不加省徒欲謹於謀令
豈口舌所能辨哉○林氏曰左右近習非人則朝

夕漸染入於邪僻而不自知大臣雖賢君心已
矣故須小大忠良必群僕皆正人而後可○陳氏
雅言曰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意謂昔在文武之
為君有聰明齊聖之德其侍御僕從之助矣而當
時給侍左右與凡車御之官其太僕從之助矣而當
工之職又莫匪正直之過則其能自旦至夕以承其
君之善以彌其君之過則其能自旦至夕以承其
以文武之德修於上舉動之間無有下民之衆無
出無有不善是廣無不武之化行於下民之衆無
不祗若萬邦之廣無不武之化行於下民之衆無
近習之助而况穆王乎以文武之聖且必得
忠良且猶謹此而况穆王乎以文武之聖且必得
求助於伯冏之意也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

音九

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

烈

無良言其質之不善也匡輔助也繩直糾正也非
心非僻之心也先烈文武也問格其非心之格訓
正恐是如言合格之格
以此律人之不正者孟子曰今人如言合格之格
是將此一物格其不正者使歸于正如格其非心
是說得深者大人格君心之非是說得淺者口陳
氏大猷曰文武循資左右况予之無良乎匡救其
惡而不知格其心則止於東而生於西惟格其非
心則拔本塞源末流自善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
乃后德交脩不逮

大正太僕正也周禮太僕下大夫也群僕謂祭僕

隸僕戎僕齊反則皆僕之類穆王欲伯罔正其群僕

侍御之臣以勉進君德而交脩其所不及或曰周

禮下大夫不得為正漢孔氏以為太御中大夫蓋

周禮太御最長下又有群僕與此所謂正于群僕

者合且與君同車最為親近也張氏曰公卿進見
有時僕御襄近無

問有時者見其尊嚴無間者知其情性方其進見

君臣之分甚嚴未易犯其顏色及其其情性方其進見

情無間故可糾其過失救過於無間之時易為力

救過於已發之後難為功懋德交脩之時易為力

之職也鄒氏季友曰周禮夏官司馬祭僕掌馭
祭祀隸僕掌五寢掃除戎僕掌馭戎車齊僕掌馭
以賓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

音駢僻

吉士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外飾而無質實者也
便者順人之所欲辟者避人之所惡去聲側者姦邪
媚者諛悅小人也吉士君子也言當謹擇汝之僚
佐無任小人而惟用君子也又按此言謹簡此僚
則成周之時凡為官長者皆得自舉其屬不特辟
除府史胥徒而已呂氏曰治有體統王雖急於求
伯罔作大正使精擇其僚固不待王親擇也此為
治之體統也陸贄在唐欲使諸司長官各舉其屬
亦庶幾有見於此○張氏曰其
惟吉士見巧令便知為凶人也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

惟臣不德惟臣

自聖自以為聖也僕臣之賢否係君德之輕重如
此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為昏為虐為侈為
縱曷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為害穆王獨以
是蔽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熏心傲
然自聖則謂人莫已若而欲予言莫之遠然後法
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音咀
其間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昏虐侈縱皆其
枝葉而不足論也

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予以非先

王之典

汝無比近小人充我耳目之官導君上以非先王之典蓋穆王自量其執德未固恐左右以異端進而蕩其心也

音闕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是君時瘝厥官惟爾大

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辜音孤

戒其以貨賄任群僕也言不于其人之善而惟以貨賄回上為善則是曠厥官汝大不能敬其君而我亦汝罪矣呂氏曰後世近習更相表裏鮮不以利合捨人寸而論貨賄近習之通弊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彛憲

也自盤庚總貨寶之戒至此復見之成湯文武之經曰穆王於此及呂刑皆言貨亦可見其風俗之漸衰矣

彛憲常法也

呂氏曰穆王卒章之命望於伯冏者

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音甫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捨之無常可惧哉王氏曰臣不患其不能將順而莫之承惟患其不能正校而莫之弼故在先王則稱其承弼在已則責之以求弼而不及於承焉

呂刑

呂侯為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以詰四方史
錄為篇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專訓贖刑
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今詳此書實則不
然蓋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若五
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上以流鞭
扑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
其贖免大漢張敞以討羗兵食不繼建為入
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扶音殺人及盜之
罪而簫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貧
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唐虞之世
而有是贖法哉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

其末年無以為計乃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
歛去聲民財夫子錄之蓋以示戒然其一篇之
書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
云爾又按書傳去聲引此多稱甫刑史記作甫
侯言於王作脩刑辟呂後為甫歟宋子曰呂
何說得散漫直從苗民蚩尤為始作亂道起
若說道都是古人元文如何出於孔氏者多
分明易曉出於伏生者都難理會○問贖刑
所以寬鞭朴之刑則呂刑之贖刑如何問呂
刑蓋非先王之刑也故程子有一策問云商
之盤庚周之呂刑聖人載之於書其取之乎
抑將垂戒後世乎○蔡仲默論五刑不贖之
意曰是穆王後方有贖法嘗見蕭望之不言古不
贖刑其甚疑之方有贖法嘗見蕭望之不言古不
取望之傳者畢曰說得也無引證○問鄭敷
文所謂甫刑之意是說得也無引證○問鄭敷
攷那贖刑如古之意是說得也無引證○問鄭敷

如流宥五刑之屬皆是流竄但有鞭作官刑朴作
教刑便是法之輕者故贖想見那穆王也是志法到
晚年無錢使後撰出那般法來聖人也是志法到
變處但是話不可不知論不可輕於用刑之類也有許
多不好說刑者不可不知論不可輕於用刑之類也有許
申不與我刑者不可不知論不可輕於用刑之類也有許
號名之追稱南刑若叔虞封唐子孫後人詩以子孫國
作晉世家曰此書穆王之言與南猶刑者推者侯為商
王冠言於王典命之參定刑書乃推者侯為商
訓四言中政典刑者故以呂刑名之推者侯為商
言德言中政典刑者故以呂刑名之推者侯為商
必合於中德中二字
實為此篇之綱領

音肩 達各反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惟呂命與惟說命語意同先此以見音現訓刑為呂
侯之言也耄老而昏亂之稱荒忽也孟子曰從獸
無厭平聲謂之荒穆王享國百年車轍馬跡遍于天
下故史氏以耄荒二字發之亦以見贖刑為穆王
耄荒所訓耳蘇氏曰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曰予
荒度土功荒當屬音獨下句亦通然耄亦貶之之辭
也刑荒以治四方唐孔氏曰荒忽度時世所宜訓
是耄荒為年老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九十
矣立五十五年而崩無逸言其享國皆謂在位之
此乃從王生年而數文不害意不與彼同○蘇安
陳氏曰王享國百年耄荒如舜典云朕在位三十
有三載耄期耳當百年耄荒之時而能裁度作刑
以詰四方乃見其篤老而尚精明仁厚非真耄亂
荒迷也荒度雖有益稷語可證然土功可言荒度
作刑何荒度之有蘇氏以存蘇曰於下以備一說

得之矣詰如詰女媧患之詰臨川吳氏曰呂侯為
王司寇更定贖刑新制具載刑者因諸侯來朝王
使呂侯以書之意告命諸侯也穆王嗣位時年已
五十享國百年蓋在位五十年之後也詰治也揆
度作為刑書以詰治四方也

音疑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

民罔不寇賊鴟義姦究奪攘矯虔

言鴻荒之世渾厚敦龐蚩尤始開暴亂之端驅扇
熏炙延及平民無不為寇為賊鴟義者以鴟張跋
扈為義矯虔者矯詐虔劉也史記五帝本紀神農
最強暴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殺之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音訣

殺戮無辜妻及始淫為劓刑椽黥越茲麗刑

并制罔差有辭

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惟作五虐之
刑名之曰法以殺戮無罪於是始過為劓鼻刑耳
椽竅黥面之法於麗法者必刑之并制無罪不復
以曲直之辭為差別皆刑之也孔氏曰九黎之君
號曰蚩尤為鴟梟
之義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頑凶苦民○唐孔氏
曰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顓帝受之使復
讎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也楚語又云三
苗復九黎之惡鄭氏以苗民即九黎之後顓帝誅
九黎至其子孫為三國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
苗民斷獄並皆罪為之無差簡有直辭者○新安陳
氏曰蚩尤苗民前後隔遠不必以九黎混雜言之

二孔鄭氏之說皆未敢信又按呂氏謂古未有五刑自稱象以典刑然後聖人始不得已而用之非也舜典稱象以典刑其來久矣豈有苗民始作五刑之說乃效尤用之理鄭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傳猶譏之用孰謂舜以三苗虐威而窮其身乃效其威而用其法乎曰作五刑之刑曰濞其刑曰濞如紂有罪五刑剖心孫皓之鑿人必又暴虐濞過用之而謂始於苗民乎使果創始於苗民相承莫之類耳天討有罪五刑乎帝王二千餘年相承莫之類耳以苗民為戒乃遵用其法乎不然必矣○臨川吳氏曰苗民為戒乃遵用其法乎帝王二千餘年相承莫之類耳其國非受天子命而為諸侯也其實一民而已五雷之刑比舊五刑更加酷虐也曰法非法而謂之法也殺戮大辟也則皆不刑也曰法非法而謂之法也或曰別字誤也為則也塚宮辟不言刑者包於刑宮或不分別字誤也為則也塚宮辟不言刑者包於刑并制之無罪者有辭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者無辭無罪者有辭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改作五雷之刑凡麗於刑不分輕重而又過為四者深刻之刑凡麗於刑不分輕重而其制無復簡別其無罪而有辭者

音大 音閔 音紛

民興胥漸泯泯焚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
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泯泯昏也焚焚亂也民相漸染為昏為亂無復誠信相與反覆詛盟而已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各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德而刑戮發聞莫非腥穢也呂氏曰形於聲嗟窮之反也動於氣臭惡之熟也馨香陽也腥穢陰也故德為馨香而刑發腥穢也陳氏曰罔中于信無中心出於誠信者

書亞大 周書十卷

腥穢之厯刑觀二始字見蚩尤為作亂之始而苗
刑之始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
民無世在下

皇帝舜也以書考之治苗民命伯夷禹稷臯陶皆
舜之事報苗之虐以我之威絕滅也謂竄與分北
之類遏絕之使無繼世在下國

重直容反下並司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
在下明明棗當鰥寡無蓋

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即羲黎即和也呂氏
曰治世公道昭明為善得福為惡得禍民曉然知
其所由則不求之渺茫冥昧之間當三苗昏虐民
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
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揉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興
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
心首命重黎脩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
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音限絕地天之通嚴
幽明之分去聲君音薰音蒿妖誕之說舉皆屏音息群后
及在下之群臣皆精白一心輔助常道民卒善而
得福惡而得禍雖鰥寡之微亦無有蓋蔽而不得

自伸者也○按國語曰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民
神雜揉家為巫史民瀆齊盟禍災存臻顛頊受之
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
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
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善孔氏曰義是重之子孫
司地屬民者令神與天在上民與地在下定上下
瀆於詛盟神不雜則祭享有度○蘇氏曰自苗民
類也○張氏曰傳曰國將興聽命於神國將亡聽於
假神以作亂如漢末張角謀叛一日於神起者三十
六方張魯起兵亦以五斗米首過於神以誘人皆
是也妖絕地天通罔有降格者絕在天之神使人
得其字以術格在天之神絕在地之神○龜山楊氏曰
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義近重和近黎義和掌日
重黎也近之而已重黎司地義近重和近黎義和掌日

時之官也春夏陽也故義近重秋冬陰也故和近
黎○呂氏曰治世神亂世善惡不與者只為善惡分
明自然不求之新安陳氏曰此非專重黎之力亦由
言鬼言命○新安陳氏曰此非專重黎之力亦由
於茫昧之說及在下之衆臣明顯明之理使之不惑
雖窮民亦無蔽蓋而不得自伸者民心於妖怪之
惟昧正復求之於神而後惑神所以得舉其職也蓋
乃絕地正理悖之常道而後惑神所以得舉其職也蓋
彛常之經則必惑於冥昧人心於怪異重黎之明禁
而未易行也惟明於冥昧人心於怪異重黎之明禁
而求之幽于其常而止其怪絕地天通罔有降格者
易於絕乎又按北正黎也北正對南正為是也所以
相似又黎北正黎也北正對南正為是也所以
楊子云北正黎也北正對南正為是也所以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
德明惟明

書經大全 周書十卷

清問虚心而問也有辭聲苗之過也苗以虐為威以察為明帝反其道以德威而天下無不畏以德明而天下無不明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恤功致憂民之功也典禮也伯夷降天地人之二禮以折民之邪妄蘇氏曰失禮則入刑禮刑一物也伯夷降典以正民心禹平水土以定民居稷降

播種以厚民生三后成功而致民之殷盛富庶也冥氏曰二典不載有兩刑官蓋傳聞之謬也愚意臯陶未為刑官之時豈伯夷實兼之歟下文又言伯夷播刑之迪不應如此謬誤冥氏曰九州各有名如揚州山有會稽川曰三江之類○臨川吳氏曰伯夷各前崇伯各禹稱伯禹也稷封於帥以有帥之君入為稷官故稱后稷恤功以民事為憂也自上教下曰降內則曰降德于眾兆民伯夷教民以禮民入於禮而不入於刑併絕斯民入刑之路也禹為司空治水由地中行而土可居九州各主有名之山川以表疆域稷降下播種之法三農得以豐殖其嘉穀三后各成其事惟務繁盛其民之生聚降典教之也平水土安之也降播種養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命臯陶為士制百姓于刑辟之中所以檢其心而教以祇德也○吳氏曰臯陶不與音預下同三后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為輕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性殷于民臯陶不與蓋吝之也是後世非獨人臣以刑官為輕人君亦以為輕矣觀舜之稱臯陶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又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其所繫乃如此是可輕哉呂氏曰呂刑一篇以刑為主故歷叙本末而歸之於臯陶之刑勢不得與伯夷禹稷雜稱言固有賓主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

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悲彞

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容也灼于四方者穆穆明明輝光發越而四達也君臣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觀感動盪為善而不能自已也如是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于刑之中使無過不及之差率又于民輔其常性所謂刑罰之精華也呂氏曰苗既過絕而猶有存或窟或苗在舜世叛服不常元惡滔絕餘孽猶存或窟或苗在舜世叛考之書可見當時承區別其大分矣然蠱惑之人心重黎絕地天通固區別其大分矣然蠱惑之性易遷勝伯夷復降天地區別其大分矣然蠱惑之所謂折民于刑也然各有明法向之蠱惑消蕩不留有土安得而居有粟安得而食伯夷降典先其體

也後之知道者亦謂去神祠然後人為善其言微
矣自伯夷之典迄臯陶之刑制度文為之具也自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至率又于民業彛精神心術
之運也苟無其本則前數者不獨得言其害於清
問之史下其事耳○新安陳氏曰鯀寡得言其害於清
問之史下其事耳○新安陳氏曰鯀寡得言其害於清
夫舜不輕於用刑也孰能如是乎則皇帝為舜明
次利夫伯夷始命皋陶以刑之且命禹除害穰與
民利夫伯夷始命皋陶以刑之且命禹除害穰與
必合於德中德與中德為刑之本且命禹除害穰與
也曰觀于五刑之非德曰中德惟刑之網於德而
非曰咸庶用也刑也非德曰中德惟刑之網於德而
以帝舜之意謂呂刑也非德曰中德惟刑之網於德而
言者臣也而能明君之精也而能容穆穆和敬之容積
於中發見於外無遠弗届可謂極其盛矣是以當
時之民感慕於君臣盛德之容而能勤於德者此
不待教之而能自勉於善畏服於士師明刑之中

而能復其性者于以見帝舜之時不徒以刑治民
而必以德為化民之本初非以刑殘民而必以刑
為輔治之法傳所謂
刑罰之精華者也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 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訖盡也威權勢也富賄賂也當時典獄之官非惟
得盡法於權勢之家亦惟得盡法於賄賂之人言
不為威屈不為利誘也敬忌之至無有擇言在身
大公至正純乎天德無毫髮不可舉以示人者天
德在我則大命自我作而配享在下矣在下者對
天之辭蓋推典獄用刑之極功而至於與天為一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

穆王諄諄以富貨戒臣下而五刑皆有贖貨莫甚
馬可謂不揣其本而齊其人無所憚亦且不敢於利而
威者非惟法所未易加富者心無所憚亦且不敢於利而
官無所不備此其不徇於心也敬者事無不致其情而
者無所不備此其不徇於心也敬者事無不致其情而
愧也推敬而畏之諸口以之無所憚亦且不敢於利而
有諸身也擇而見上之者無所憚亦且不敢於利而
此心天此理吾見上之者無所憚亦且不敢於利而
至公賞善罰惡而人以此理之者無所憚亦且不敢於利而
出於公則元命之有以不見人心之傾覆有以見此心而
代而人謂之大命之有以不見人心之傾覆有以見此心而
能制者乎天能折民之邪妄能制人而言謂之自天或宥
在下者乎天能折民之邪妄能制人而言謂之自天或宥
狎妄非克享天能折民之邪妄能制人而言謂之自天或宥
一者蓋欲當時典獄之官取此以爲法也君矣穆王

周書卷之十一

者如此
無擇言必在利誘欲威不得行其公者非爲威脅則
於口與天不德如所配而此則言則汝之官身爲無瑕可指矣是
能與天不德如所配而此則言則汝之官身爲無瑕可指矣是
天謂之配享在下其澤仰當天意如所謂王充享仰合
欲諄諄以配享在下其澤仰當天意如所謂王充享仰合
生於外則惡念滅言當時風俗衰散無私德威富之善心
絕於外則惡念滅言當時風俗衰散無私德威富之善心
則制生人乃天之誠存於斯人者此無私德威富之善心
大命制生人乃天之誠存於斯人者此無私德威富之善心
配命與生人乃天之誠存於斯人者此無私德威富之善心
敬忌如康誥文王之命猶言敬相表裏罔有非擇言也罔
身無擇口無擇言也文王之命猶言敬相表裏罔有非擇言也罔
之吾身即天也天德克於我則享在下之與苗之無世在
在下對天澤享天也天德克於我則享在下之與苗之無世在
我配天澤享天也天德克於我則享在下之與苗之無世在
在何休於富威而不加之心斯爲得之念念知有無世在
上下且知天實在我吾一心中斯爲得之念念知有無世在

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
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
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
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由民無辭于罰
乃絕厥世

司政典獄漢孔氏曰諸侯也為諸侯主刑獄而言
非爾諸侯為天牧養斯民乎為天牧民則今爾何
所監懲所當監者非伯夷乎所當懲者非有苗乎

伯夷布刑以啓迪斯民捨臯陶而言伯夷者探本
之論也麗附也苗生不察於獄辭之所麗又不擇
吉人俾于五刑之中惟是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
貨奪法斷制五刑亂虐無罪上帝不蠲貨音洵而
降罰于苗苗民無所辭其罰而遂殄滅之也陳氏
曰惟吉人能慈祥哀矜察刑之中理而不妄用察
獄既不得其情任獄又不得其人及與法俱弊
也○新安陳氏曰此因上章言苗民及虞廷之刑
而欲典獄者有所謂降典也伯夷典禮而言播刑之
迪實難通或謂降典以折絕民於刑是乃伯夷
訖威訖富相照應優於諸家不蠲不蠲分說與上
也○陳氏大猷曰自古酷吏如不反中其誠嚴所為
王溫舒周興來後臣之流未有不反中其誠嚴所為
子孫者上帝不蠲而
絕厥世古今一律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
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
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
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
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
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此告同姓諸侯也格至也參錯訊鞠極天下之勞者莫若獄苟有毫髮怠心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

罔不由慰日勤者爾所用以自慰者無不以日勤
故職舉而刑當去也爾罔或戒不勤者刑罰之用
一成而不可變者也苟頃刻之不勤則刑罰失中
雖深戒之而已施者亦無及矣戒固善心也而用
刑豈可以或戒也哉且刑獄非所恃以為治也天
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為一日之用而已非終即康
誥大罪非終之謂言過之當宥者惟終即康誥小
罪惟終之謂言故之當辟者非終惟終皆非我得
輕重惟在夫人所犯耳爾當敬逆天命以承我一
人畏威古通用威辟之也休宥之也我雖以為辟
爾惟勿辟我雖以之為宥爾惟勿宥惟敬乎五刑

用以成剛柔正直之德則君慶於上民賴於下而
安寧之福其求久而不替矣言氏曰慰者非得其
職自慰也或戒者必嘗情而後刑雖曰追悔其
其情時刑必無愧於三德之柔而不至於太苛所
當重者輕者無愧於三德之柔而不至於太苛所
當輕者重者無愧於三德之柔而不至於太苛所
輕重之問者無愧於三德之柔而不至於太苛所
偏倚如足無愧於三德之柔而不至於太苛所
章宣刑是則天以敬之我故望爾逆天命以奉我
所以承天者勤也敬也念哉○陳氏雅言曰今爾
也刑非刑也福也敬也念哉○陳氏雅言曰今爾
蓋勤自慰者罔不也於能勤固善也或戒於不勤
也然所以可也勤而不可也於能勤固善也或戒於不勤
天無一齊民而可也勤而不可也於能勤固善也或戒於不勤
人無一定之罪也蓋有一刑不出於我而非終天刑不在
在我而在於人爾同姓諸侯均有一日出於天刑之責
不知上天之心惟在於刑齊民則庶民能敬之必當有
以奉承之而不慢敬者勤之於本勤者敬之發惟其

用刑也敬故其臨事也勤辟宥不可以徇君之命
敬刑惟當以成民之德無不德刑之用無不敬則民之德
無不其成民之德無不德刑之用無不敬則民之德
君受其福民之德無不德刑之用無不敬則民之德
又豈非勤敬之效乎勤敬之至效其大如安寧而小替
以此蓋勉諸侯之同姓者勤敬之至效其大如安寧而小替
以勤敬為用刑之道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公爾安

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達各反

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夫刑凶器也而謂之祥者
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及逮也漢世詔
獄所逮有至數萬人者審度其所當逮者而後可
逮之也曰何曰非問答以發其意以明三者之決

不可不盡心也張氏曰此并同姓異姓諸侯而戒
曰及秦漢間謂之大獄有逮萬人之刑而曰安矣神以好生
逮廣繫為利漢大獄有逮萬人之刑而曰安矣神以好生
長短咸寄於此敬刑而謹陳氏曰刑則民安矣蓋民安則
刑之德寓焉擇人敬刑而謹陳氏曰刑則民安矣蓋民安則
謂之詳審也當敬非刑爾諸侯欲安百姓非刑蓋民安則
人乎何者當敬非刑爾諸侯欲安百姓非刑蓋民安則
用刑之謂刑也當敬非刑爾諸侯欲安百姓非刑蓋民安則
氏雅言曰刑而謂刑之祥刑也蓋民安則
以安民謂之刑而謂刑之祥刑也蓋民安則
言何所度而擇刑也蓋民安則
敬何所度而擇刑也蓋民安則
能敬刑能敬刑而後言及不敬而刑言刑能敬刑而後言及不敬而刑蓋民安則
以敬刑能敬刑而後言及不敬而刑言刑能敬刑而後言及不敬而刑蓋民安則
邦之諸侯有土之非者設為答辭以何者設為當時有蓋民安則
擇致其敬致其度則民無不安而刑斯為祥矣蓋民安則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兩造者兩爭者皆至也周官以兩造聽民訟具備
者詞證皆在也師衆也五辭麗於五刑之辭也簡
核其實也孚無可疑也正質也五辭簡核而可信
乃質于五刑也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
者也罰贖也疑於刑則質于罰也不服者辭與罰
又不應也罰之疑者也過誤也疑於罰則質于過
而宥免之也張氏曰兩造非偏辭師聽非偏見一
必眾聽之也○言氏曰獄辭所不及固欲審度而兩
者謂證復欲其備蓋不當逮者不可擾一人當逮
入之刑後世移情而合蓋民安則
法故無不可加之罪蓋民安則

書經大卷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
惟均其審克之

疵病也官威勢也反報德怨也內女謁也貨賄賂也來于請也惟此五者之病以出入人罪則以人之所犯坐之也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下文屢言以見其丁寧忠厚之至疵於刑罰亦然但言於五過者舉輕以見重也孔氏曰五過之病出入法者同○呂氏曰刑降而為罰罰降而為過然以私而故縱則又非天討也故縱之疵病有此五者又曰審者察之盡其心克者治之盡其力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簡孚有眾惟貌有稽無簡不聽且嚴天威

刑疑有赦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赦正于五過也簡核情實可信者眾亦惟考察其容貌周禮所謂色聽是也然聽獄以簡核為本苟無情實在所不聽上帝臨汝不敢有毫髮之不盡也夏氏曰簡孚有辭五辭簡孚之意而此簡孚之法又當惟貌有稽辭或可偽而貌不可掩不正則眊有愧則泚於此稽之不得遁矣苟無可簡核則疑獄明矣此在所不必聽竟捨之可也○張氏曰具俱也謂上所言皆敬天威也○臨川吳氏曰有疑而當赦者所且審克之推究得實者罪之當刑者也惟當更於容貌有所考察慎於尋求或至誤入必受天譴天威俱所當畏故疑者不問而赦之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

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刑辟疑赦其罰倍差
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
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
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
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
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
法其審克之

墨刻額而涅之也劓割鼻也剕刑足也宮淫刑也
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大辟死刑也六兩曰鍰音閱
視也倍二百鍰也倍差倍而又差五百鍰也屬類
也三千總計之也周禮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
五百刑雖增舊然較罪比舊為多而重罪比舊為
減也比附也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
也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未詳或曰亂辭辭之不可
聽者不行舊有是法而今不行者戒其無差誤於
僭亂之辭勿用今所不行之法惟詳明法意而審
克之也○今按臯陶所謂罪疑惟輕者降一等而
罪之耳今五刑疑赦而直罰之以金是大辟宮劓

剝墨皆不復降等用矣蘇氏謂五刑疑各入罰不
降當因古制非也舜之贖刑官府學校鞭扑之刑
耳夫刑莫輕於鞭扑入於鞭扑之刑而又情法猶
有可議者則是無法以治之故使之贖特不欲遽
釋之也而穆王之所謂贖雖大辟亦贖也舜豈有
是制哉詳見篇題陳氏曰此下言贖法載於法謂
情罪之可疑者則赦之使贖其罰則罰之納贖也
然必檢閱核實其罪使與罰相當不可苟也下敘
此○夏氏曰每條必言其罪使與罰相當不可苟也
其意止閱實其一而忽其重者事之宜五刑疑各
入罰曰序五刑先輕轉至重者事之宜五刑疑各
刑罰同屬互見其義○呂氏曰墨劓所增皆輕刑
官所損之二百大辟所損三百皆重刑也刺無增損
居輕重之間者也輕罪則多於前重罪則損於舊
現其日則衰於之意固可見觀其凡則文勝俗弊

亦可推矣○夏氏曰上言罰下言刑者罪實而
以法謂之刑罪疑而贖以金謂之罰互見其義
明刑罰之條其數一而罪也上下相此罪謂於法無
與誰同上比重罪下其輕重之法如律無明其法無
用亂實也然當上下其輕重之法如律無明其法無
妄亂實也然當上下其輕重之法如律無明其法無
亂其辭謂辭惟內察以乃差而不可用私意為之
亂而為曲也惟內察以乃差而不可用私意為之
法相推惟詳審者能之○陳氏曰以法內兩盡情
載之刑書者也天下無窮之情窮刑書三千已外
可益之有有限之法而盡無窮之情窮刑書三千已
損益以古者任人而不任法窮刑書三千已外
者參以重人下比罪是也附之其罪則見其附之
則重其重人下比罪是也附之其罪則見其附之
輕重之間裁酌之罪是也附之其罪則見其附之
罪不相合是裁酌之罪是也附之其罪則見其附之
惟當察其情求之在法二者合而後允當乎人情
意是乃可行者也○陳氏曰人情法法
三千者乃可行者也○陳氏曰人情法法
法有限情無窮三條載之審克者而已○陳氏曰
情罪以此知人情無窮而法不可獨任也既無正

律復僭亂而無定辭將安所據依乎且又有此例昔嘗有之而今不可行之法而強比附如漢長安賈人與渾邪王市者罪當死凡五百餘人及贖日愚民安乎所知市賈長安中而文吏比附也闕蘇氏曰察邊關乎此類乃以不可行者比附也○蘇氏曰察我心也法國法也內合我心外合國法乃為得之○唐孔氏曰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為金蓋古人贖罪悉皆用銅或稱黃金或稱黃鐵黃鐵為黃金蓋古人贖罪

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舜之宥過無大康誥所謂大罪亦終者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舜之二刑故無小康誥所謂小罪非青者是

也若諸罰之輕重亦皆有權焉權者進退推移以求其輕重之宜也刑罰世輕世重者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隨世而為輕重者也輕重諸罰有權者權一人之輕重也刑罰世輕世重者權一世之輕重也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刑罰雖惟權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倫要所在蓋有截然而不可紊者矣此兩句總結上意○張氏曰殺人也然有誤殺者此適輕也則服下刑矣闕不此下刑也然有謀殺而適不死者此適重也則服上刑矣用刑豈有謀殺而適不問情之輕重哉至於用刑亦當權其輕重情輕則罰亦輕情重則罰亦重以情為權而論疑罪之輕重則罰亦輕情重則罰亦重為上下罰權輕重以為多少○陳氏曰罪重莫如

書經大卷

獄者當擇其人也察辭于差者辭非情實終必有
差聽獄之要必於其差而察之非從惟從者察辭
不可偏主猶曰不然而然所以審輕重而取中也
哀敬折獄者惻怛敬畏以求其情也明啓刑書胥
占者言詳明法律而與衆占度達各反也咸庶中正
者皆庶幾其無過忒也於是刑之罰之又當審克
之也此言聽獄者當盡其心也若是則獄成於下
而民信之獄輸於上而君信之其刑上備有并兩
刑者言上其斷獄之書當備情節一人而犯兩事
罪雖從重亦并兩刑而上之也此言讞讞言上獄者
當備其辭也蘇氏曰從口給也口辨者服其口不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
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

○林氏曰倭人禦人以口給如周亞夫詣廷尉
問曰君侯欲反何也答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
謂反乎吏曰君縱不反地上即反地下矣所謂倭
拆獄也○張氏曰惟良所以能折獄以其無不在
中也不忽○陳氏曰哀矜勿喜即此哀敬也哀則不忍
敬則不忽○陳氏曰哀矜勿喜即此哀敬也哀則不忍
不當自足以為己未得中正也輸之於上備載罪法
之輕重事情之本末不可缺畧兩刑於上不敢專也
罪一罪有二法并具上之以聽命於刑至安百姓言
○陳氏曰此章首云告爾祥刑於上安百姓言
制刑之本意也何擇至非及言用刑之網領也自
兩造至天威言聽獄之節奏也自墨辟至三千言
贖法及刑書之定目也自上刑至有要言用刑之
權變也自罰懲至克之言折獄而用法也自獄成
至兩刑言結獄而奏案也反覆丁寧備矣

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
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實惟府辜功
報以庶尤求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
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此總告之也官典獄之官也伯諸侯也族同族姓
異姓也朕之於刑言且多懼况用之乎朕敬于刑
者畏之至也有德惟刑厚之至也今天以刑相治
斯民汝實任責作配在下可也明清以下敬刑之
事也獄辭有單有兩單辭者無證之辭也聽之爲

尤難明者無一毫之蔽清者無一點之汚曰明日
清誠敬篤至表裏洞徹無少私曲然後能察其情
也亂治也獄貨鬻辭獄而得貨也府聚也辜功猶
云罪狀也報以庶尤有降之百殃也非天不中惟
人在命者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殃禍
之命爾此章文有未詳者姑缺之張氏曰官伯官
元命配享在下今日曰天相民作配在左傳云異姓
乃配外同族於○唐孔氏曰天相民作配在左傳云異姓
臨於外同族於○唐孔氏曰天相民作配在左傳云異姓
致富成私意故欲無成私族爲同族姓爲異姓
曰不可用私意故欲無成私族爲同族姓爲異姓
於兩辭之中以爲囊橐密宄者陳氏曰貨積而罪亦積
乃所以聚之中以爲囊橐密宄者陳氏曰貨積而罪亦積
聽單辭以中而聽兩辭鬻獄而降罰非天道不中以
罰不極至則典獄無所懲戒自此庶民無復蒙善

政而在於天下矣任刑之大本在敬與中用心以
敬為主用法以中為主前已論之此復提敬與中
謂有德於民者惟此刑耳○新安陳氏曰有德惟刑
謂有德如君子不家於喪之家無罪或以私意而
象于微之罪亦可畏也惟人在命大槩謂微之於
計貨為罪之所在關繫匪輕也○臨川吳氏曰非天
乃性命之所在關繫匪輕也○臨川吳氏曰非天
不中而徧罰之蓋以人之為人在於有生之命隔
人命以至於死天豈容之哉若天之於有生之命
極則微吏將無所畏怒為深刻而施之罰不如此其
酷虐之救無復有令善之政在於天下矣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
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
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此詔來世也嗣孫嗣世子孫也言今往何所監視
非用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下文哲人
即所當監者五極五刑也明哲之人用刑而有無
窮之譽蓋由五刑咸得其中所以有慶也嘉善師
衆也諸侯受天子良民善衆當監視于此詳刑申
言以結之也孔氏曰智人用刑有無窮之善名○
是中也者也臯陶明是中者也穆王之綱領也苗民罔
勉是中也者也未章訓迪自中之外亦無他說焉今
爾何所當監豈非德於民之中乎用刑者有意于
譽欲以所當監名而不足以為德所以為德者必於民
之中而後可也○或曰非有德于民所受之中乎
民失其受中之性我○夏氏曰民受天地之中以
德于民所受之中也○夏氏曰民受天地之中以
生未嘗不善其陷於罪惡非其本然也故民曰嘉
師刑雖主於刑人然刑曰祥刑嘗為之說曰民之不
祥乃所以為祥也故刑曰祥刑嘗為之說曰民之不

書經卷之十

四三

犯刑無非惡也而謂之嘉師刑本不祥之器也而
謂之道矣○新安陳氏曰折獄能繫屬于五刑之準
則所以皆合乎中理而有福慶也師曰嘉師之意而
欲其監觀于所告之祥刑也○毅齋沈氏曰嘗讀
罔命蓋穆王二書竊有感於人心之變焉方其命
罔也既以沐湯淮厲自敬復以格其變馬方其命
有欽之訓鳴呼欽哉之辭其憂思深且長矣臣伯
心不繼血氣方盛入駿而畧四方幾至亡國前
際預知戒者不免躬自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敬
雖周道自是而衰然同命之書專主乎欽呂刑之
書專主乎敬心法之傳○董氏昂曰周書未有心
捨存之變抑可畏哉○董氏昂曰周書未有心
文武成康而無一言者穆王命君牙伯罔既然矣獨
於訓刑之作無一語及其家法所遺遠取其祖歟
竊意其重於贖刑則非其家法所遺遠取其祖歟
者謂訓夏贖刑蓋本諸此則知書序與非孔子作

贖刑亦非禹刑明矣且舜既以五刑而宥五刑
鞭扑之輕者乃許以全贖所以養其愧耻之心而
開以自新之路曰青災肆赦則直赦之而已穆王
乃以刑為罪以罰為贖則直謂五刑之疑有赦
而刑盡贖非鬻獄乎錢則雖在疑赦皆不免於贖
五刑者相半於道必皆無金者雖殺人不免於贖
死而不見斥於孔子則猶拳拳於哀矜畏懼
然越先王之良法而美意尚有歟

文侯之命

幽王為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
宜曰立之是為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以文侯為方伯賜以秬
鬯音楊弓矢作策書命之史錄為篇今文古文
皆有呂氏曰此篇作於東遷之初可以上可
下為春秋為戰國乃世道消長升降之交會
也使平王能復文武成康之遺澤則可以繼

二帝三王之盛天下無復有春秋戰國矣惟
平王止於苟且因循自然降為列國夫子編
此書於二帝三王之後者深惜平王不能推
文武之餘澤而流為春秋戰國也法語猶典
尚有一二未泯而陵遲頽墮之意已見於辭
命間學者當審察而明辨也○夏氏曰古人
謂書自此篇以下無復王者之誥命然此乃
平王初年書錫命文侯猶有天子之權苟能
自是振刷周道亦未至盡墜李何至曾隱初
在位且五十年竟以不振故孔子託始隱公
而春秋作焉書終文侯之命孔子猶有望於
平王春秋始於隱公孔子蓋絕望於平王也
○新安陳氏曰此書畧無立志全不以綱常
離耻為務其戎許戊申之師歸惠公仲子之
贈雖於詩與春秋而見其兆已於不能善始
之書先見矣幽王之禍始於父子之綱淪成於
申侯大我叛我而君臣之綱掃地平王親罹
其禍俱襲其失夏氏謂春秋始於隱公夫子
始絕望於平王吾謂書終於文侯之命夫子
蓋已不滿於平王云

王君曰父義和不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
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
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者尊之也
不顯者言其德之所成克謹者言其德之所修昭
升敷聞言其德之所至也文武之德如此故上帝
集厥命於文王亦惟爾祖父能左右昭事其君於
小大謀猷無敢背違故先王得安在位

張氏曰天子同姓稱

伯父叔父今日父親之甚平王將言已無者壽
俊之助故先言先王得先正之助也○臨川吳氏
曰文武之德昭明而上于天廣布而下聞於民
惟以是之故天集其命於文王之身周家之命集
於文王定於文武王故集命則以文王言明德則兼
文武言先正文武之臣也則能於左右昭事其君及
小大謀猷先正文武之臣也則能於左右昭事其君及
下諸君為平王之祖者得以安於其位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不愆殄資澤于下
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
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
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歡而自痛傷也閔憐也嗣造天不愆者嗣位之初

為天所大譴父死國敗也殄絕純大也絕其資用
惠澤於下民本既先撥故戎狄侵陵為我國家之
害甚夫今我御事之臣無有老成俊傑在厥官者
而我小子又材劣無能其何以濟難又言諸侯在
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恤我乎又歎息言有能致
功予一人則可永安厥位矣蓋悲國之無人無有
如上文先正之昭事而先王得安在位也呂氏曰

于下民如所謂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蓋推本禍
亂所由邦本既先撥也百圍之木膏擗內凋然後
風得而拔之未有斯民資澤未殄而戎狄能乘之
者之無競維人周室所以不競又以無人之故下
民之殄資澤既為致亂之本厥服之無者俊又之
極亂之助平王之失大抵求於人者重而自任者
輕徒延頸企踵以望諸侯之助而不思反身以自
強燕昭小國之君耳既然有復讐之志而上爭趨

之平王豈可以罔或者壽俊在厥服而但已哉○
張氏曰未緩在位對上文先祖懷在位而言平王
惟自幸永安其位卑卑以位為樂奄然無氣如此
其無有為之志可見矣哀哉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

音早

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脩扞我于艱

若汝予嘉

顯祖文人皆謂唐叔即上文先正昭事厥辟者也
後罔或者壽俊在厥服則刑文武之道絕矣今刑
文武自文侯始故曰肇刑文武會者合之而使不
離紹者繼之而使不絕前文人猶云前寧人汝多

所修完扞衛我于艱難若汝之功我所嘉美也

刑與詩言像刑文王同

來去声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

音友 音同

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

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

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師衆也黑黍曰秬釀以鬯草卣中尊也諸侯受錫
命當告其始祖故賜鬯也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

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馬供武用四匹曰乘去聲
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度也簡者簡閱其士
恤者惠恤其民都者國之都鄙也○蘇氏曰予讀
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扶又興也宗周傾覆禍敗
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句音踐然今其書乃旋
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去聲曰厲王之禍諸
侯釋位以間去聲王政宣王有志而後効官讀文侯
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愚按史記幽王娶於申而
生太子宜臼後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去太子申侯
怒與繒西夷犬戎攻王而殺之諸侯即申侯而立
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平王以申侯立已為有德

而忘其弒父為當誅方將以復讎討賊之衆而為
戍申戍許之舉其忘親背音義得罪於天已甚矣
何恠其委靡頽墮而不自振也哉然則是命也孔
子以其猶能言文武之舊而存之歟抑亦以示戒
於天下後世而存之歟張氏曰文侯平王腹心之
而侯其子如伯禽與之國復因讐可也乃使之歸
或曰平王資文侯以種知可謂不知輕重者矣○
事歟至襄王賜晉文公弓矢傳曰平禮也則又援
此為故事矣○呂氏曰周終於東周蓋於此書見
之東遷之初大警未報王畧未復正君臣則新嘗
足曰歸視爾師寧爾報得苟安乃釋然處自以為
一曰形弓一形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已
報矣曰往哉柔遠能還惠康小民無荒寧告以平
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勉以本邦之
治王室無復事久嗚呼周其終於東乎○林氏曰

書經卷之十

四

書於呂刑之下有文侯之命費誓秦誓三篇竊意
周太史所藏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總至呂刑而止
自時厥後歷幽厲之亂簡編不接其間如宣王中
興會諸侯復境土任賢使能南征北伐錫命韓侯
申伯用張仲山南其時大誥命多矣乃無一篇
見於書意宣王之書必失於東遷之亂孔子既
取周太史所藏斷自堯典至於呂刑而於列國復
得命誓三篇遂取而附益於其後按左傳鄭子產
曰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馬先大學舉楚書
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是知春秋之命於
國皆有書夫子周流適觀而於晉得文侯之命於
魯得費誓於秦得秦誓於西秦趙簡子及河而反又西
○秦初王氏曰孔子命與秦誓未必於晉於趙得
行之也秦則文侯之命與秦誓未必於晉於趙得
子之命蔡仲之命何據○靈氏曰此篇書體與微
耳平王之命蔡仲之命何據○靈氏曰此篇書體與微
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而周室爲之中興出王
繼之荒淫失道爲大戎所殺平王苟能赫然發憤
率天下諸侯以報不共戴天之讐則諸侯必有能
敵王所愾而中興之功烈可以增光於乃祖矣不
知務此東遷于洛維晉馬依自幸於苟偷而不復

念及君父自安於卑陋而不思興復王室此所以
詩自黍離列爲國風而春秋始於平王則以王政
自是不綱矣文侯非有方叔召虎之功平王所以
深嘉之者不過曰汝多修我于艱耳不知昭昭
祖刑文武而紹乃辟者果若先正之克左右昭
時而遺之往資以拒亂之際而使正之克左右昭
於爾爾之往資以拒亂之際而使正之克左右昭
是爾爾之往資以拒亂之際而使正之克左右昭
錫命諸侯文武之遺澤而夫子猶錄其書者尚以
未眠特平王自不振耳

費誓

費音秘地名淮夷徐戎並起爲寇魯侯征之於
費誓衆故以費誓名篇今文古文皆有○**臣**
氏曰伯禽撫封於魯夷戎妄意其未更事且
乘其新造之隙而伯禽應之者甚整暇有序

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
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又按
費誓秦誓皆侯國之事而繫於帝王書末者
猶詩之錄商頌魯頌也朱子曰費誓秦誓亦
屬○孔氏曰費魯東郊地名伯禽為方伯監
七百諸侯帥之以征諸侯之事而連帝王
孔子書序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梅過
自誓之戒足為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
商魯之頌○唐孔氏曰伯禽於成王即政元
年始就封於魯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
於當州之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記明堂位
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之
大國不過百里云七百里者蓋七百里之諸
侯耳下云魯人三郊三遂指言魯人明於時
軍內更有諸侯之人也○蘇氏曰費在東海
却後為季氏邑國外十里為郊費非魯東郊
當時治兵於費也○張氏沂曰逸書成王政
之序言成王東伐淮夷唐孔引費誓序言王

伐淮夷魯伐徐戎然則魯侯乃佐王征討也
○蔡氏元度曰魯侯蓋承王命率諸侯以征
徐戎故曰我惟征徐戎征者上伐下也言征
非承王命故取○張氏震曰是書詳於自治
而畧於治人有志於征守而無志於戰王者
之兵也故孔子取之○呂氏曰徐戎淮夷世
召周患武王崩於三監及淮夷叛載於大誥命
自公公平淮夷載於江漢徐方繹騷載於常武
小寇也禹之宣王每有叛亂朝廷為之搖動非
於費誓啓之嗣位驟當於誓當有扈之變伯禽
驟當徐夷之以知禹司空公之家學蓋本未具舉
而無所遺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漢孔氏曰徐戎淮夷並起寇魯伯禽為方伯帥諸
侯之師以征歎而敕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

蘇氏曰淮夷叛已久矣及伯禽就國又脅徐戎並起故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徂茲者猶曰往者云

連條反

舉天反

善敷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
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穀縫完也縫完其甲冑勿使斷毀敵鄭氏云猶繫也王肅云敵楯反堅尹當有紛繫持之弔精至也鍛

取內反謂燒而礪磨也甲冑所以衛身弓矢戈

矛所以克敵先自衛而後攻人亦其序也

甲冑冑兜蓋施汝柄紛○唐孔氏曰世本云少康子杼作甲冑蓋蓋首鎧也經典皆言甲冑秦世以來始有鎧兜蓋蓋之文古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鎧

鑿二字皆從金蓋周鐵為之鄭云敷謂穿微之謂甲繩有斷絕當使敷理穿治之楯紛如緩而小擊紛於楯以為飾備訓具每弓百矢弓十矢手傳其數備足毛傳云五十矢為束或臨戰用五十矢為束凡金為兵器皆須鍛礪有刃之兵非獨戈矛其文互相通

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獲斂乃寔無敢傷

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

淫大也牯閑牧也獲機檻也斂塞入也師既出牛

馬所舍之閑牧大布於野當室塞其獲寔一或不

謹而傷閑牧之牛馬則有常刑此令軍在所之居

民也舉此例之凡川梁斂音澤險阻屏翳音丙有

害於師屯者皆在矣此除道路之事

遂以牯為牛馬之名禮宜其代掌為奔獲獲以捕虎
豹穿地為深坑又設机其上防其躍而出也奔以
捕小獸穿地為深坑入必不能出其上不設机也
奔以穿地為各獲以得獸為名獲亦設於奔中但
奔不設机為異耳杜敘皆閉塞之象○張氏曰牛
馬為車戰及
負載之用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

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

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後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馬牛風逸臣妾逋亡不
得越軍壘而逐之失主雖不得逐而人得風馬牛
逃臣妾者又當敬還之我商度多寡以賞汝如或

越逐而失伍不復而攘取皆有常刑有故竊奪踰

垣墻竊人牛馬誘人臣妾者亦有常刑此嚴部伍

之事唐孔氏曰左傳風馬牛不相及賈逵云風放
也牝牡相誘謂之風○蘇氏曰軍亂生於動
故軍以各居其所不動為法○呂氏曰自古喪師
每因剽掠失部伍為敵所乘本部不敢離局他部
不敢匿姦何
潰亂之憂

云九五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

音耻

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

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

周易文音初六

此一事而本末先後輕重緩急井然有條規模整暇魯侯其賢矣哉

秦誓

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使孟明西乞白乙伐鄭晉襄公帥師敗秦師于殽囚其三帥穆公悔過誓告群臣史錄為篇今文古文皆有春秋僖公三十一年晉人及姜戎敗秦於殽○胡氏安國傳曰書序專取穆公悔過主於勸善其詞恕春秋備書秦晉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故人晉君而以狄視秦也○王氏炎曰書之所取春秋不得赦其罪悔過美意書亦不得廢其言○季氏杞曰春秋敗殽之後

復有彭衙濟河之師初亦徒悔耳徒悔不穆公所以僅為穆公也夫子於書取其意各之主○陳氏實曰夫子存二誓於魯伯禽之是於秦以著穆公之非伯禽之征徐戎奉王命以討亂華大豢也襲杞之役無王檀兵雖敗而自悔其心終在於報怨夫子於書以秦誓終以見周室之不復於秦誓於胤征商書終於西伯戡黎而周書終於秦誓其旨一也○新安陳氏曰此篇初喪師慙悔之辭未幾再用三用孟明與晉連兵易世不止殊與誓中悔過初意相反安在過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是言汝群言之首

首之為言第一義也將舉古人之言故先發此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

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訖盡盤安也凡人盡自若是多安於徇已其責人無難惟受責於人俾如流水畧無扞格是惟難哉穆公悔前日安於自徇而不聽蹇叔之言深有味乎古人之語故舉為誓言之首也
宋子曰民訖自是設人情多要安逸之意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已然之過不可追未遷之善猶可及憂歲月之逝若無復有來日也
夏氏曰若弗云來夏改過之無日也如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

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

罔所愆

忌疾姑且也古之謀人老成之士也今之謀人新進之士也非不知其為老成以其不就已而忌疾之非不知其新進姑樂其順便而親信之前日之過雖已云然尚謀詢茲黃髮之人則度罔有所愆蓋悔其既往之失而冀其將來之善也
孔氏曰謀人謂蹇叔等以未就我所欲反忌之○唐孔氏曰今之謀人謂杞子等

音波

與旅同春骨也

魚乞反

嗇嗇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佻佻勇夫

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論言俾君
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音便

番番老貌仡仡勇貌截截辨給貌論巧也皇遑通旅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既拱者我猶庶幾得而有之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起乘者我庶幾不欲用之勇夫我尚不欲則辨給善巧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者我遑暇多有之哉良士謂蹇叔勇夫謂三帥論言謂杞子先儒皆謂穆公悔用孟明詳其誓意蓋深悔用杞子之言也

葉氏曰番番如世極幡然○王氏十明曰番番與

申伯番番同仡仡與崇捕仡仡同○陳氏大猷曰旅齊通脊骨也不違中一度無失也○王氏炎曰功言變亂是非君子仁而不佞往往為其所奪故易辭○新安陳氏曰穆公悔過不力改過不勇已可窺其微意於辭氣之間曰尚猷曰尚有之尚不欲當謀急謀當有急有當不欲急不欲何以尚為朱子訓過勿憚改謂有過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三味尚之一辭優游緩慢且其悔用孟明而卒用之悔不用蹇叔而卒不用也正如隱公欲傳桓營菟裘而曰吾將授之矣吾將老焉當授即授當老即老豈容有所謂將者乎二公之遂非逮禍可於尚與將之辭覘之

鄧玩友 于直友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
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

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昧昧而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介獨也大學作介斷
斷誠一之貌猗語辭大學作兮休休易直好善之
意容有所受也彥美士也聖通明也技才聖德也
心之所好甚於口之所言也職主也陳氏大猷曰
人之技其無枝而休休有容所謂不可小知而可
大受也曰其如口有容莫測其限量而難乎形容也
無窮此其好如口之稱口之稱美有限心之好慕
己有矣是真實能容非勉强也甚於視有人才者之
窮亦職有利即孟子所謂好善優於天下况魯國
乎用一已之能而在於容天下之善如有一介臣

斷斷兮無他技能已休休焉有容人之量蓋推
善於已而後能容人之善技於人之有伎則視彼
於人之彥聖則好好彼之德誠發於心而在已之能也
有甚於在口之好好也若心口一致而無表裏之異
彼此之殊其心好之則心口一君於此能得是臣
是非真能有容人之量者乎人君於此能得是臣
而用之則必能廣致群賢以圖治功子孫能得是臣
子孫也而莫大於此也蓋樂其政教安其田里而黎民
亦莫大於此也蓋樂其政教安其田里而黎民也而利
德為無窮夫此也惟不用已而用人故善之集國者
衆而福之集國者遠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
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

去声

亦曰殆哉

冒大學作媚忌也遠背音遠之也達窮達之達殆

危也蘇氏曰至哉穆公之論去聲此二人也前一人

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監此足矣

新安陳氏曰此章大學平天下之傳引之其形容能容不能容者之情狀利害可謂至矣宜孔子定其言也

音元涅

邦之杌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杌隍不安也懷安也言國之危殆繫於所任一人

之非國之榮安繫於所任一人之是申繳上二章

意張氏曰杌如木之動搖隍如阜之圯壞○新安陳氏曰國之安危繫所用一人之是非是如上

所稱有利非如上一人所稱殆哉本孔註即老蘇管仲

論一國以一人與以一人一人之深意若曰平王錫文侯

照應○張氏九成曰孔子深意若曰平王錫文侯

而幾言不及復讐王道不可望也得如伯禽之用兵

庶矣取於王道矣又得如秦穆之悔過亦庶幾於王

也夫國風始於平王春秋始於深痛王道之終於平

王而莫大於秦魯補之則平王之罪可勝言哉天下

者莫不立事於此父天下道絕矣夫可誅乎使平王

得如秦穆懲伯禽申侯大戎庶其可興乎使平王

猶勝於平王也○來氏曰秦有誓而書亡曾有人

而詩絕謂魯不風而頌○龜山楊氏曰或謂秦誓

聖人專以誥命於絕也聖人以怒待人於今有過

而悔嘉之可也如但以悔為是而不問其改與不

皇古六立大...

五八

改則改過者鮮矣故聖人於人不徒嘉其悔又欲
其改且殺其人至於被刑未有不悔者使殺人而不
必死其肯悔乎戰不敗秦自以為功矣何以知之
以濟河之師知之也濟河之師何羨哉○季氏養
吾曰或謂周書終於文侯之命而以秦誓附焉蓋
世變往來之會王霸升降之機書終文侯而周
王迹熄書附秦誓而霸畜興周遷洛邑而周日弱
秦得鎬京而秦日強讀文侯之命見平王之弱
父忘讐恥也如此讀秦誓見穆公之欲改過遷善
任賢去邪也如此周欲不弱秦欲不強得乎平王
之詩下擠列國而秦車鄰附見馬平王之書續以
列國而秦誓附終馬秦於詩書之末以警周也
春秋之筆於秦每人之又且狄之不見其幾微於
下之勢駸駸而趨於秦夫子得不見此亦國史所
錄孔子定春秋之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而能悔
秦蓋取其悔過也自非聖人誰能無過過而能
悔而能改善之善者也太甲悔而禮成湯之業墮
王悔而迎周公以歸不然敗禮成湯之業墮
矣內詛外訂文武之基墜矣悔過之功豈不大哉
成康以諫肆侈心而行天下不知悔者也宣王中興
公之諫肆侈心而行天下不知悔者也

幽王為大戊所殺而平王繼之不報君父之讐思
小惠而忘大耻不知悔者也君者天下之主也
杞人逢孫楊孫之君心如此天下何賴哉秦王之
國而悔過之誓作焉使有天下國家者皆如其知
過而能悔又必自知悔而能改則雖以挽回三代
之治亦何難哉惜乎穆公徒悔而不能改也然夫
子之微意讀書者可以深長思矣

書經大全十卷終

書經大全 周書十一 五

書經大全十卷終

書序

漢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今攷序文於見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間至有與經相戾者於已亡之篇則依阿簡略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顧世代久遠不可復知然孔安國雖云得之壁中而亦未嘗以為孔子所作但謂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與討論墳典等語隔越不屬意亦可見今姑依安國壁中之舊復合序為一篇以附卷末而疏其可疑者於下云

書經大全 後序十卷

昔在堯帝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聰明文思欽明文思也光宅天下光被四表也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以虞書也作者追言作書之意如此也宋子曰小序多可疑堯典一篇自是說堯是讓于舜後方為治之次第至讓于舜方止今却說却說歷代諸難是為要受讓而作也○政事之始終曰宅謂居而有之為受讓而作也○云閣呂氏起語之辭書序所謂書序也林少穎謂昔在天下○起語如孔子序云古者伏羲氏之天下也今按堯典之後接舜典則曰虞舜側微堯聞之聰也○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接禹謨則曰臯陶矢歌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益足訂古序自為一篇而相續之辭如此蓋史氏舊文也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之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又按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堯遜位虞舜不合厥美帝功萬世載之文與今書序紀第一此太史公五帝本紀序傳之文與今書序堯典之說一也是皆古策書史官之序語如以今書史記序傳亦自為一篇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

共九篇彙彙

漢孔氏曰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生
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也汨治作興也言
治民之功興也彙勞飫賜也凡十一篇七今按十
一篇共只一序如此亦不可曉宋子曰方設居方
道九共九篇劉侍讀以此共為丘言九丘也劉原父
云古文庶物察人倫恐未妥曰書序本無訂擾今引
為解明庶物察人倫恐未妥曰書序本無訂擾今引
來解明庶物察人倫恐未妥曰書序本無訂擾今引
經也射無以考中孔氏曰順其文為傳耳是皆不見其
類也他皆命此○葉氏曰別其文為傳耳是皆不見其
陳氏經曰命此○葉氏曰別其文為傳耳是皆不見其
地居民○新安陳氏曰按亡書序尤量地錫土姓也分
餘並做此耳

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

臯陶謨益稷

矢陳申重也序書者徒知臯陶以謨名禹以功稱
而篇中有來禹汝亦昌言與時乃功懋哉之語遂
以為舜申禹使有言申臯陶使有功其淺近如此
而不知禹曷嘗無言臯陶曷嘗無功是豈足以知
禹臯陶之精微者哉宋子曰大禹謨序帝舜申之
了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故先設臯陶矢厥謨禹成厥
功帝又使禹亦陳昌言耳今書序固不能得書成厥
後來說書者又不曉序者之意只管穿鑿求巧妙
耳帝舜申之之說亦常疑之既而考其文則此序
乃三篇之序也臯陶矢厥謨陳九功之序故曰成厥
成厥功即謂大禹謨篇也

書經大序 後序十卷

功也申重也帝舜因臯陶陳九德而禹俞之因復
申命禹曰來禹汝亦昌言而禹遂陳益稷篇中之
語此一句序不益稷篇也以此讀之文意甚明不煩
主意亦自理會他本義未得且如禹謨序人作然
後人亦自理會他本義未得且如禹謨序人作然
序者本意先說臯陶後說禹謂舜欲令禹重說故
將申字繫禹字蓋伏生書以益稷合於臯陶謨而
思曰贊贊襄哉與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相連申之
二字便是見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意今
人都如此說說得雖多皆非其本意也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別分也分九州疆界是也隨山者隨山之勢濬川
者濬川之流任土者任土地所宜而制貢也曰先
別九州使疆界既定水乃可治隨山有雨說一謂
水源皆出於山脈與水脈通隨山即所以導水
一謂隨山開導以觀水勢而治之隨山濬川見禹
之智任土作貢見禹之仁○陳氏大猷曰隨禹任
所謂行其所無事也隨其土之所有而不責其所

啓與有扈戰于其之野作其誓

無是謂任土
經曰大戰于甘者甚有扈之辭也序書者宜若春
秋筆然春秋桓王失政與鄭戰于繻葛夫子猶書
王伐鄭不曰與不曰戰者以存天下之防也以啓
之賢征有扈之無道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序
書者曰與曰戰若敵國者何哉孰謂書序為夫子
作乎

太康失邦兄弟五人湏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經文已明此但疣贅耳下文不註者放此氏曰五

子作歌之由史臣元載詳矣書序本自為一篇安國引以各冠篇首予謂如湯誓大誥等初未嘗言所自之意而引序以冠之此謂得體否則安知是篇何自而作乎至五子歌旅葵之類復加以序則為贊矣所冠之序是非蓋相半也○董氏曰五子作歌可也作五子之歌久誰與

義和涵淫廢時亂曰胤往征之作胤征

以經攷之義和蓋黨羿惡仲康長羿之強不敢正其罪而誅之止責其廢厥職荒厥邑爾序書者不明此意亦曰涵淫廢時亂日亦有所畏而不敢正其罪耶或曰義和至夏合為一官廢時失分至之節亂曰紊甲乙之序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作帝告釐沃

新安陳氏曰契帝嚳子舜封之商賜姓子嚳元都亳帝告疑即帝嚳釐理治沃沃饒之土也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

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漢孔氏曰先王帝嚳也醜惡也不期而會曰遇鳩方二臣名五篇七新安陳氏曰后五篇皆商書其次在湯誓前今遂開夏書末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陝遂與桀戰于鳴條

之野作湯誓

以伊尹為首稱者得之咸有一德亦曰惟尹躬暨
湯咸有一德而在河曲之陽鳴條在安邑之西升
自陞義未詳漢孔氏遂以為出其不意亦序意有
以啓其陋歟問湯誓升自陞先儒以為出其不意
之興決不見而何朱子曰此乃序說經無明文要
之興決不見而何朱子曰此乃序說經無明文要
滋路大抵讀書須味其要處如食肉畢竟肉中何
少者皆可謂味道之骨頭最上嚼得此肉亦能如
此者皆可謂味道之骨頭最上嚼得此肉亦能如
後事之實猶泰誓師曰固當然○蘇氏曰升而戰
蓋以爲戰鳴條非如其誓敢誓臨陣誓戰地也序
時誓非矣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

扈

程子曰聖人不容有妄舉湯始欲遷社衆議以為
不可而不遷是湯有妄舉也蓋不可者湯不可之
也唐孔氏以於時有議論其事者詳序文以為欲
遷者湯欲之也恐未必如程子所言要之序非聖
人之徒自不足以知聖人也三篇亡唐孔氏曰疑
名○程子曰湯以為國既亡則社自當遷然遷之
不若不遷之愈故但屋之春秋書亳社災是魯有
曰欲遷社者故有火災也記喪國之社屋之○張氏
安陳氏曰孔註謂後世無及勾龍者忠厚之仁○新
此易社神非遷社也書亡本無所考據以序意詳

之初欲遷夏社作夏社篇繼以二臣之議而止故
又作疑至臣龜篇自商初不遷夏社垂為後法周
遂亦不遷商社所以亳社春秋猶存焉忠厚之仁
言戒之義蓋兩得之始以為可卒也不可縱以人
之者亦湯也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朥俘厥寶玉

誼伯仲伯作典寶

三朥國名今定陶也俘取也俘厥寶玉恐亦非聖
人所急篇云乳氏曰桀走保三朥載寶而行棄於三
朥○彙氏曰非貪其實也國之庸器也則非以珍
異為寶可知矣○陳氏傳良曰寶王夏侯氏之璜
之類也○張氏曰二臣之書意以傷桀而戒湯也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大坰地名

季氏舜臣曰湯未及國而負深慙疑若
不忍將自沮而害新故亟開釋之若曰是役也
順天命應人心不逆不殖官賞與賢共之非貪一
世之利為已私此心彰信久矣無以慙為也王姑
置是念曰新厥德否則何但止於一慙哉廣哉斯
言湯盤銘曰苟曰新日何但新又日新非取仲虺之
誰歟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咎單作明

居

一篇云

新安陳氏曰諸侯未朝湯告之以與天下
更始序意欠明或曰咎單為湯司空孔氏
白明居民之法未知是否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

后

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史記太子太丁未立而死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崩又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序書者以經文首言奉嗣王祇見厥祖遂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後世儒者以序為孔子所作不敢非之反疑孟子所言與本紀所載是可嘆也肆命祖后二篇亡○吳氏曰太甲諒陰為服仲壬之喪以是時湯葬已久仲壬在殯太甲太丁之子視仲壬為叔父為之後者為之

子也祇見厥祖謂至湯之廟蓋太甲既立伊尹訓于湯廟故稱祇見厥祖若止是殯前既不當稱奉亦不當稱祇見也孔氏曰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肆命陳天命以戒也祖后陳姓

古明君以戒也○新安胡氏曰按湯后有外丙仲壬二王蔡氏力主之○孟子集註亦云二說未知孰是闕之可也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

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按孔氏云桐湯葬地也若未葬之辭蓋上文祇見厥祖言湯在殯故此不敢為已葬使湯果在殯則太甲固已密邇其殯側矣捨殯而欲密邇湯於將

葬之地固是無理也孔氏之失起於伊訓序文之
繆遺外丙仲壬二帝故書指不通新安胡氏曰思
言也薛氏曰太甲終不變則伊尹如之何曰太
甲之變天所與也伊尹與之復視天之命而我無心
所棄也伊安得私而與之復視天之命而我無心
馬此所以為伊尹伊尹與之復視天之命而我無心
甲居憂之所耳伊尹與之復視天之命而我無心
放桀于南巢例之乎伊尹與之復視天之命而我無心
敬之伊尹與之復視天之命而我無心

伊尹作咸有一德○沃丁既葬伊尹于亳
咎單遂伊尹事作沃丁

皇甫謚曰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自克夏
至沃丁五十年○蘇氏曰咎單訓伊尹事猶曹
參隨蕭何現也○陳氏曰訓伊尹事以伊尹事訓
沃丁也○季氏舜臣曰自稷契以下盡臣道者代

之人而伊尹周公
之葬獨紀於書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
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太戊贊于伊陟
作伊陟原命

注氏曰兆乎物者禍福特未定皆謂之祥應以德
則為福應以不德則為禍○釋文穀者也○孔氏
曰贊告也原臣名○新安陳氏曰咸又告
能又王家也原臣名○新安陳氏曰咸又告
一臣意此君臣交相警戒之書按史記亳有桑穀
政異太戊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遂修先王之
與早朝晏罷問疾吊喪三日而祥桑枯死商道復

仲丁遷于囿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

實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沃丁太甲之子咎單臣名伊陟伊尹之子太戊沃
丁弟之子桑穀二木合生于朝七日而拱妖也巫
咸臣名蹻相耿皆地名蹻相在河北耿在河東耿
卿河水所毀曰祀凡十篇云新安胡氏曰仲丁太
甲仲丁弟相即今相州祖乙河置甲子○新安陳
氏曰按商本紀初乙嘗遷于邢汲冢書云盤庚自
卷遷商未知孰是下篇云于今五邦毫蹻相耿只
四處耳豈祖乙嘗兩
遷耶今不可考耳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
篇

以篇中有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序遂曰盤庚五遷
然今詳于今五邦之下繼以今不承於古罔知天
之斷命則是盤庚之前已自有五遷而作序者攷
之不詳繆云耳也又五邦云者五國都也經言亳
蹻相耿惟四邦耳盤庚從湯居亳不可又謂之一
邦也序與經文既已差繆史記遂謂盤庚自有五
遷誤人甚矣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
作說命三篇

按經文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是高宗夢

得良弼形狀乃審其狀貌而廣求于四方說築傳
巖之野與形象肖似如序所云似若高宗夢得傳
說姓氏又因經文有群臣百官等語遂謂使百官
營求諸野得諸傳巖非惟無補經文而反支離晦
昧豈聖人之筆哉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
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

經言彤日而序以為祭成湯經言有雉雉而序以
為飛雉升鼎耳而雉載籀有所傳歟然經言典序
無豐于昵則為近廟未必成湯也宗廟都宮堂室

深遠幽邃而飛雉升立鼎耳而鳴亦已異矣高宗
之訓篇云耳不聰使雉在鼎足為足不良乎或謂

鼎象三公小人
將居公位亦鑿

殷始祭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

西伯戡黎

咎惡乘勝也詳祖伊所告無一言及西伯者蓋祖
伊雖知周不利於商而又知周實無所利於商序
言殷始咎周似亦未明祖伊奔告之意袁氏曰周
以戡之勤如左傳戡定禍亂曰武○董氏曰祖
伊奔告于受蓋謂民罔弗欲喪而大命者不至耳
初無怨于周而曰殷始咎周何也
經明曰西伯而序曰周人何也

殷既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董氏陽曰錯亂也如孟子所謂逆天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十一年者十三年之誤也序本依放經文無所發明偶三誤而為一漢孔氏遂以為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武王觀兵是以臣脅君也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而命未絕則是君臣一日而命絕則為獨夫豈有觀兵二年而後始伐之哉蓋泰

誓序文既有十一年之誤而篇中又有觀政于商之語偽泰誓得之傳文故上篇言觀兵之事次篇言伐紂之事司馬遷作周本紀因亦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訛謬相承展轉左驗後世儒者遂謂實然而不知武王蓋未始有十一年觀兵之事也且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繼以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即記其年其月其日之事也夫一月戊午既為十三年之事則上文十一年之誤審矣孔氏乃離而二之於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釋為觀兵之時於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釋為伐紂之時上文則年無所繫之月下文則月無所繫之年又序

牧野作牧誓

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戰車革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司馬法曰一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

非一年時一也經之十有三年即共範之十有三祀也
按此之月訪于箕子為證則十一月之誤可知
之戊午次于河朔也二日旁死魄壬辰則午午二
一十八日也經之十有三年即共範之十有三祀也
非一年時一也經之十有三年即共範之十有三祀也

言十一年伐殷而孔氏乃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

伐紂是蓋繆中之繆遂使武王蒙數千百年脅君

之惡一字之誤其流害乃至於此哉新安陳氏曰

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
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馳車七十五人革車二
十五人凡百人二車故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
虎賁若虎賁獸之勇士百人之長也新安陳氏曰

百人一乘車總用百人以車數合虎賁數蓋三萬
人也○董氏昂曰經無戎車而序乃自言之何也
豈其附會記禮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而為此
序與孟子蓋亦本於此與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歸獸歸馬放牛也武成所識其事之大者亦多矣
何獨先取於歸馬放牛哉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唐孔氏曰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為文未見

意也程子曰武王不殺紂紂死而武庚不立而箕子必不

從武王曰武王歸序述其始未以明箕子歸周之意

氏曰成之當勝紂之當殺武庚之當立箕子之當

以歸並行而無心循天命之正由至公之理也

天以下之大害傳天之下命法事之重一也

歸以字不當深玩箕子之言歸周之意也

又言我見箕子不顧其歸以箕子之言也

箕子之言歸以箕子不顧其歸以箕子之言也

王言之道統以其能尊德樂道以箕子之言也

見其道統以其能尊德樂道以箕子之言也

之意而又不欲歸周之意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宗彝宗廟彝尊也以為諸侯分器篇亡左傳昭公

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燹父禽父

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又中五年傳曰

諸侯之封皆受明器於王室杜註謂明德之分器

也胡氏曰如分魯以夏后氏之璜分陳以肅慎

氏矢之類用分器也序單言宗彝惟以其尊也

以祭器為重故即宗彝一貞又侯得之乘遷之初乃

得之成洛之後秬稷一貞又侯得之乘遷之初乃

知宗彝亦朝廷之重禮重器與

西旅獻獒葵太保作旅葵

獻貢也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篇亡孔氏曰巢伯殷諸侯南方遠國武王克商慕

威德以命巢伯旅陳也李氏祀曰巢今為無軍

巢縣即其地也其曰來朝也湯放桀南

周興於商亡而巢朝周周之子孫苟蹈商之覆轍則

其孰又未可保旅巢命中心必有戒飭之意如孔氏之言武王自稱威德以命之耳如齊桓所以語楚屈完者適足致王之有辭武王必不如此陳王之教命以命巢伯而已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新安陳氏曰周公納祝冊于金縢之櫃中耳周公東征而歸之後史作此書述禱疾事為始耳書非周公作也此序不特不能盡此書之事大意全非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也以其監殷故謂之三監
呂氏曰序言曰黜絕也以誅叛之義大誥天下○呂氏曰序言三監而不及武庚武庚之叛生於三監之謀也書

言武庚而不及管蔡為親者諱也

武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微子封於宋為湯後
陳氏經曰特曰成王見周公所行無非奉成王之命而非敢自專也黜殷命絕其爵也殺武庚誅其身也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唐叔成王母弟畝壟也穎穗也禾各一壟合為一穗葛氏曰唐叔雖幼因禾必有獻替之言成王既悟風雷之變因命唐叔以禾歸周公于東旅陳也
二篇亡
孔氏曰唐叔食邑內得異禾異敵同穎天故舍唐叔以禾歸周公唐叔後封晉公又推美成王善則稱君天下和同政之善者故以嘉禾名篇○唐孔氏曰歸禾年同史傳無文不知在嘉禾名篇先後也王啓金滕正當禾熟之月若前年得之於時三疑未解未必肯歸禾周公當是歲金滕之後也禾者和也天地之氣所生也後世同穎之禾襲名嘉禾由也○陳氏經曰此天地委和借草木之靈以彰成王周公始疑終信之義乃君臣和同稱德成王不有歸美於周公知有公不己也二書周公不有歸美於成王知有王不知有己也禾為雖亡君臣和氣藹然猶可想見當王之疑也禾為之偃金滕也禾為之起及君臣之疑也禾又為之異敵同穎周公之忠誠上通于天亦王之真

誠上通于天也一心與天通感應如響以見天人之理也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按胡氏曰康叔成王叔父也經文不應曰朕其弟成王康叔猶子也經文不應曰乃寡兄其曰兄曰弟者武王命康叔之辭也序之謬誤蓋無可疑詳見篇題又按書序似因康誥篇首錯簡遂誤以為成王之書而孔安國又以為序篇亦出壁中豈孔鮒藏書之時已有錯簡耶不可攷矣然書序之作雖

不可必為何人而可必其非孔子作耶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詔

新安陳氏曰召公告王序全不言簡畧之非詳見本篇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

洛誥

新安陳氏曰序只說得評來以圖及缺卜以前耳以後全該不及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

士

遷殷頑民在作洛之前序書者考之不詳以為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謬矣詳見本題篇新安陳氏曰殷多士殷遺多士未始自為頑民小序之云然殊失周家忠厚之意其失不但昧遷殷民之先後也

周公作無逸○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

蘇氏曰舊說或謂召公疑周公陋哉斯言也愚謂序文意義含糊舊說之陋有以啟之也
新安陳氏曰書中畧不見召公不悅之意諸說揣摩皆序之陋啟之

命 蔡叔既没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踐滅也篇云孔氏曰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周公攝政之物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即政淮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成王即政始封伯禽費誓之稱淮夷徐戎並興魯侯征之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討伐知成王即政之年復叛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召告公將蒲姑

史記作薄姑篇云孔氏曰蒲姑齊地徙近中國後時蓋皆再叛大誥東征淮夷叛矣此序復云多士言昔遷來自奄矣此序又云可見也將遷而告召公見周公於軍國大謀未嘗敢專也○季氏把曰貴州于乘縣有薄姑城遷奄君臣於薄姑遷奄民於魯祝鮀所謂因商奄之民而伯禽也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周

公作立政○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

在豐作周官

成王黜殷又矣而於此復言何耶新安陳氏曰序云歸于宗周乃歸鎬非豐也自惟周王撫萬邦至董正治官乃此書之本序辭甚明白好序贊矣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賄賂也義未詳篇云蘇氏曰東夷即淮夷也在周遠夷榮國各周同姓諸侯為王卿士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此言周公在豐漢孔氏謂致政歸老之時而下文君陳之序乃曰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方未命君陳時成周蓋周公治之以公沒故命君

陳然則公蓋未嘗去洛矣而此又以為在豐將沒則其致政歸老果在何時耶篇亡吳氏曰周公沒

孔氏曰帝王世紀云武王葬于畢畢在杜南長安西北序說葬周公之事其篇乃名亳姑篇與序不相允會其篇既亡不知所道蘇氏曰畢有文武墓亳姑蒲姑也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至此武以遷歟○呂氏曰公欲葬成周蓋宗臣垂死憂國葬也成王領其意不從其葬使附于文武也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陳氏曰分正分善惡而正之簡修進良是也○新安陳氏曰治洛以化殷民為重故君陳畢命曰尹茲東郊保釐東郊雖以東郊言實全付以治洛之任也君陳繼周公畢公繼君陳其任一地也小序分字辭意欠明或者遂謂分東郊之地成周之邑使君陳為之正長王城之事君陳不與焉此說蓋小序誤之也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
顧命○康王既尸天子遂告諸侯作康王
之誥

尸天子亦無義理太康尸位義和尸官皆言居其
位而廢棄其事之稱序書亦用其例謬矣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分居里者表厥宅里殊厥井疆也附見武成篇○
此序康王命作冊畢一句文義難通必有缺誤孔
傳以為得之而未予非之何也又曰大意謂王命
作冊書以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

序無所發明曰周云者殊無意義或曰此春秋王
正月例也曰春秋魯史故孔子繫之以王此豈其
例耶下篇亦然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作冏命○呂命
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此序亦無所發明但增一夏字自古刑辟之制豈
專為夷狄不為中夏耶或曰訓夏贖刑謂訓夏后
氏之贖刑也曰夏承虞治不聞變法周禮亦無五

刑之贖其非古制明甚穆王耄荒車轍馬跡無所不至呂侯竊舜典贖刑二字作為此刑以聚民財資其荒用夫子以其書猶有哀矜之意而錄之至其篇首特以耄荒二字發之其意微矣詳見本篇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經文止言秬鬯而此益以圭瓚有所傳歟抑錫秬鬯者必有圭瓚故經不言歟孔氏曰以圭為杓柄曰圭瓚酌秬鬯之於杓下有盤瓚即盤之名以圭王為之賜以秬鬯以作洛之餘見東西周所以盛平王以秬鬯錫文侯於遷洛之始見東西周所以衰蓋

以我周東遷於晉焉依已位向定不啻足矣能事畢矣錫奢之重可以成王待之矣然則資鬯於天子今賜圭瓚鐵鉞然後殺未錫圭瓚然則資鬯於天子今賜圭瓚則文侯自為鬯矣是天子之禮也既去豈復知有天子乎周室陵夷實自此始愚竊謂序所豈復知有者之意書但曰秬鬯一占而序乃曰秬鬯圭瓚使誠出於天子則唯器與名不可假人昔自增圭瓚於秬鬯之王受以賜之西伯後則周襄王以賜重耳正以前則商王之下乎則唯器與名不可假人昔自增圭瓚以晉文能繼文侯之業也似不必議

魯侯伯禽定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

費誓

徐徐戎也夷淮夷也蘇氏曰二寇皆在魯東東郊如漢烽火通其泉而棘門霸上皆屯兵兵楚七國反而閉函谷關耳蓋戒嚴也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
秦誓

以經文意攷之穆公之悔蓋悔用杞子之謀不聽
蹇叔之言序文亦不明此意新安陳氏曰穆公名
任好襄公名謹○唐
孔氏曰崤晉險地在弘農滎池秦鄭路經崤關而
東禮征伐朝聘過人之國必遣使假道事詳見左
傳倍三十二手○歸軒鄭氏曰伯禽魯之先君當
諱其名而乃斥言伯禽秦本伯爵故春秋書秦伯
任好卒而乃稱穆公此
決非孔子筆削之例

書經後序十卷終

大尾

